

渴望超越

謝春池

天馬圖書有限公司

KEWANG CHAOYUE



謝春池

渴 望 超 越

序

许怀中

—

不久前，在全省文艺研究和评论座谈会上，谢春池同志把从厦门带来已编好的这部文学评论集给了我，希望我写个序，对此，我很乐意接受。

和春池认识时间不算短了，算起来也有 20 多年了。1989 年底，我参加厦门市第六次文代会，会议期间和春池交谈中，我记起来了：和他初次见面早在 60 年代中下叶。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，他还是个中学生，过后在时代风雨中他到闽西插队 10 年，又在华侨大学工作 10 年，后调回厦门当《厦门文学》的编辑。这次的叙旧，让时光倒流回 20 多年前，一个虎虎有生气、眉毛浓浓的小伙子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春池经常向我约稿，他首开《闽海评论界》将闽派的评论家推向全国，其中也有我的评论。90年92年出的两期“福建作家散文专号”，也登了我的作品和笔谈。我对春池编辑文学刊物的投入和他近几年创作、文学评论的活跃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在这次全省文艺研究和评论座谈会上，我更加了解近些年《厦门文学》和春池本人在文学评论上所做出的努力，他的这部文学评论集，便是他心血的结晶。此外，他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惠东女人》、散文随笔集《岁月的隐秘》、诗集《子夜时分》；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《才溪世纪梦》，中篇小说《喷薄欲出》、《东征之旅》等。在《子夜时分》（后记）中他写道：在并不比昨天阔绰的情况下，他下狠心掏扁钱囊，花几千元出版此书。我对在商品大潮中仍然执着于文艺事业，不惜代价为建构精神文明大厦加砖增瓦的作家、评论家，往往怀着深深的情意和敬意。

在榕城开了文艺评论座谈会后不几天，我便到厦门主持省文联全委会；接着参加全省文联干部读书班，学习和推广厦门文联的工作经验。这是我离开厦门10年后回到厦门呆得比较久的一次，感受特别丰富复杂。当我坐在游轮上，环着鼓浪屿看岛上风光时，当我披着晨曦，站在厦门海滨一座几十层高楼天台了望对面的海上花园时，看到我那出生的龙头海湾，我便心如潮涌，叹韶光的易逝。我生在岛上，又在

这岛上生活、工作几十年，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正在发生历史巨变的海岛。回榕城，我就开始阅读春池的评论集，在一个万籁无声的寂静夜晚，把书稿读完了。

二

力度。读完春池文学评论集第一个感觉是力度。力度之一来自它的针对性。春池把文学评论的着眼点放在本土的作家作品上，这正是我省文艺评论工作所需要的，但是又是所缺的。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：评论家不愿意花力气来评论本省的作者，特别是当代的作者。当然，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大家，是需要研究的，那些深的纯文艺理论问题也可以探讨。但是要繁荣本土文艺，扶植中青年作家，培养人才，发展文艺评论本身，就需要评论家更多地关注本土文艺。

春池这本评论集的视线焦点放在厦门特区、包括漳州泉州这一闽南文学群体，兼顾本省其他各地文学创作，针对性很强。在针对性中体现了评论的力度。那种有高度理论逻辑思维的文学评论，固然也能产生评论力度的效应。然而，作为文学评论，如果以空对空，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，无关痛痒的泛论，那

将是苍白无力的。

力度构成，还在春池文学评论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结合上。如《“闽南作家群”简论》，透视了“闽南作家群”的形成，队伍的组合，它和地域的关系，闽南文学总体的风格与局限等等，着重从宏观看问题，又有微观的具体分析。《厦门特区文学创作透视》、《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·报告文学卷导言》、《福建散文艺术刍论——兼评〈厦门文学〉“海内外福建作家散文专号”》，都是从宏观剖析本土文学的代表作，但也往往结合具体作家作品来说明问题，观点鲜明，直截了当，不拖泥带水，又不简单化，有说服力。这都是产生文学评论力度的内涵。

热度。春池文学评论的力度是与热度相伴随的。读了他的评论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有种火辣辣的感觉。文如其人，和春池谈话，每感到他的快人快语，谈问题毫不吞吞吐吐。然而他热情洋溢，富有朝气，却不刻薄挖苦。在他写的文学评论中，也有这样的特点。这评论集所评论的对象广阔，其中有他上一辈的老作家，有同辈的文友，有下一辈的新秀；有名有的，有刚冒头的，有不知名的。所论述的范围，有群体；有不同文体；有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报告文学；有单一的作家作品。就地域而言，有以厦门、闽南为主，涉及全省和海外的广泛文学现象。但无论对人对事，字里行间，透露出掩盖不住的热情。这热情完全出自繁荣文

学的赤诚之心。他为《厦门文学优秀作品选·报告文学卷》写的导言，热情可感：“捧着书稿，我们顿时感到：这个夏季所有的阳光都在心中灼热起来，而这些作品又把涌向天际的鹭江潮再次推入我们胸间，鼓荡不息，令人倍感振奋”。即使是指出缺点和问题，很尖锐，却使人感到是善意的。他的有些评论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，为评一个作者的诗作，认为可删得短一些，他便替作者从 31 行删成 22 行。固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评论文章，都要这样做，都非有建设性意见不可，但对新人新作，热情鼓励的态度是评论不可缺少的。

适度。文学批评的热度，不是靠唱高调，更不能依赖“假、大、空”来助阵，而是建筑在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上。春池的文学评论，表现出辩证法的两点论。他往往在热情肯定的同时，又指出其局限、缺点和问题，并指出希望和要求。这就使他的评论有热度，又有适度。我们并不机械要求每篇文学评论都要罗列优点、缺点。一篇评论文章，可以专谈优点，也可以主要谈缺点，这都是允许的。然而无论是谈优点也好，谈问题也好，需要中肯、把握适度，避免片面性。这 10 多年来，文艺评论逐渐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种无限上纲、深文周纳、罗织构陷、一棍子打死的厄运，当然不能说这种现象已经绝迹，或者说简单粗暴的批评不复存在了，但确实也有另一种

批评不得、一味吹捧的倾向出现。有人感慨说：不但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就连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。

春池文学评论的可贵，不仅在于他敢于指出缺点，还在于他能掌握分寸，把握住适度。这说明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批评，而关键在于态度和适度。如他充分论述闽南作家群的优势，并指出其局限性：“纵观闽南作家的创作，我们总会感到，其深度是不足的，而且还缺乏一种大气派和大境界，至于敢于探索敢于创新者，就更少见了。”接着，他期待闽南作家群真正崛起，并指出它的途径。在对厦门特区文学创作的透视中，开门见山地指出：“10多年来，厦门这方面题材（按指特区题材）的文学创作（特别是小说），不能说毫无建树。然而宏观地说并不怎么突出；有些时候，则显得非常薄弱。……”他在评论中，虽不一定都指出缺点，但有时也提出新的要求。如提出报告文学的作家自身要超越，要从单一走向文体的多元多样；改变“报告”偏多，“文学”偏少的失衡。文学评论的适度，是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，正如鲁迅所说：“批评必须坏处说坏，好处说好”。

三

读了春池文学评论，高兴地感到他不断向深度

拓展。一是越来越显示出他对策略性的思考。如《论特区文学杂志的文学策略与趋向》中，把“厦门文学”刊物本体看成是文学策略的内结构，刊物之外所做的有关活动，视为文学策略的外结构，他又阐述 5 个特区文化的渊源、特区文学的共性和个性、文学策略的体现、实施与完善等，都带有创见。只有创见，才有深度。没有创见，就谈不上深度。在《闽南作家群的又一回小说演示——〈厦门文学〉93“闽南作家小说专号”漫评》一文，描叙了闽南文学发展的策略，也体现了他对策略性的思考。二是理论性、分析性的强化。如果说春池较早的文学评论，还有复述故事情节较多的痕迹，而近几年的评论已看不到这种现象了。理论色彩的加浓，可能和他不断钻研哲学有关。他说自己 20 多年来一直耽迷于哲学。哲学的高度是文学评论深度的需要。另一点，是他不断求新的精神，不仅评论，他的创作也是如此。向深度挺进，这固然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也可以说没有止境的，重要的是作家、评论家绝不能放弃这种追求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春池把文学评论集取名为《渴望超越》，我想这里有两层意思：一是自我超越的渴望；二是别人超越自己的希望。前者是对自己的要求，后者是对别人的态度，但都是一种自我气度和胸怀的展示。缺乏前者，将陷入盲目的自我满足，自我封闭。缺乏后者，就容不得别人而陷入气量窄狭的“红眼

病”。可喜的是春泡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，他在编辑之余又搞创作和评论。他当编辑，十分投入，了解创作实际，评论实际，掌握积累了许多感性材料。他坚持业余创作，又有自身创作实践体会，对评论是个帮助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就有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、叶圣陶等一大批这样的作家、评论家。时代呼唤着这样的作家和评论家不断诞生。

1993年11月26日写于雨声斋

目 录

- (1) 序 许怀中
- (1) “闽南作家群”简论
- (10) 厦门特区文学创作透视
- (16) 略论特区文学杂志的文学策略与趋向
—兼评《厦门文学》的特色
- (26) 《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·报告文学卷》
导言
- (35) 闽南作家群的又一回小说演示
—《厦门文学》93“闽南作家小说专号”漫评

目 录

- (43) 福建散文艺术论
—兼评《厦门文学》“海内外福建作家散文专号”
- (58) “看海”的魅力
—评陈元麟散文集《我们看海去》
- (63) 真情与诗意酿成的乡土美文
—评李灿煌散文集《闽南相思》
- (68) 我读《石狮恋》
—致明定兄

目 录

- (72) 谈宋祝平散文的特色
- (80) 漫谈散文的结尾

- (86) 青春一族的激情和魅力
—黄橙诗漫评
- (93) 语言与诗美
—读黄秋苇诗作有感
- (97) 一颗淳朴炽热的乡心
—蔡桂章诗歌读后

目 录

- (104) 女孩子的世界
一读蔡白萍庄青霞许燕影诗作
- (111) 咏唱与真情
一读少白的诗
- (122) 读诗随想录
- (127) 花期书简
一读几位女青年的作品
- (134) 《胡文虎》：已经获得的和尚未达到的

目 录

(149) 期待超越

—今声小说创作综论

(157) 《警戒线》的艺术价值

(161) 关于女人的命运

—《倩玲小姐》《亚美小姐》《CiCi 小姐》编后

(164) 属于散文的时代尚未来临

—关于自己的创作心态

(171) 关于《晨之诙谐曲》

目 录

- (176) 《惠东女人》后记
- (179) 《子夜时分》后记

- (182) 跋(一)
- (183) 跋(二)
- (182) 附录 1: 谢春池主要作品目录
- (191) 附录 2: 有关谢春池创作的部分评论
 目录

“闽南作家群”简论

这是一个在无序中产生的集合体，并在无序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有序，进而达到一种绝非是微不足道的景观。尽管这一切都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，甚至有时是盲目，甚至经常是悄悄地，不太引人注目。然而，它确确实实是林林总总地或紧靠在一起或单个地站在文坛上。是因了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因了他们脚下那一块非同寻常的土地，他们缓慢地却着实开始多多少少有了影响。于是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极有理由也极应该在理论上对它所阐述。

“闽南作家群”这么一个名称或一个概念倘若早些年有人提出来，似乎也不是把着眼点放在“群”的，真正有整体意识的且极为明确推出“闽南作家群”当是《厦门文学》1989年11—12月合刊，“闽南作家群在形成，自然中带有必然，奋进中逐渐合力。”“闽南作家群”的正式提出，无疑在召唤着漳泉三地的作